

● 博士文库

世界文明的展廊

■ 著 / 吉泽五郎
■ 译 / 吴玲 陈英伟



吉林文史出版社

博士文库

世界文明的展廊

著 吉泽五郎

译 吴玲 陈英伟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明的展廊/吉泽五郎著.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5.1

(博士文库)

ISBN 7—80626—866—9

I. 世… II. 吉… III. 世界史:文化史 IV. K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28741号

责任编辑:徐 潜 耿 宏

封面设计:女娲文化工作室·琦珩

书 名	世界文明的展廊 Shijie Wenming de Zhanlang
作 者	吉泽五郎 著
翻 译	吴 玲 陈英伟
出 版	吉林文史出版社
社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 编	130021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10 千
版 次	2005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刷	长春市利源彩印有限公司
印 数	1—1 000
书 号	ISBN 7-80626-866-9/G·440
定 价	18.00 元



序

展廊是向人们展示艺术珍品供人们赏鉴的场所,其迂回曲折的廊径,似乎也在提醒人们吟味珍品的韵调格律。现在展出的,是各具个性且又共具代表性的东西文明研究个案,读者将从中了解世界文明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和国别留下的印记,以及在文明作用的影响下这些民族或国家还将会发挥什么作用、扮演什么角色。

作者吉泽五郎先生是我多年的良师益友。结识的机缘还是由于文明研究与交流。1988年我翻译的《汤因比的中国观》(山本新编)以《世界文明与中国》为题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翌年4月,我受邀出席了由汤因比市民之会举办的汤因比百年诞辰国际学术讨论会。那时,我只是以一种欣赏的心情,研读汤因比对中国文明的宽容精神的评说,并未领会他的世界国家和高级宗教理论的含义。在同吉泽教授以及其他热心于文明比较研究学者经常和长久的接触和交流中,我发现虔诚的学者们一直在积累着学问的力量和精神,向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甚至能够让人在不知不觉状态中跟随服从的、统治世界史学界的“西欧中心说”,进行着不疲倦的反击。



现在我们要问：这种反击的目的是什么？难道是为了说明非西欧文明或者说东亚文明或者说日本文明日后终会有一天也会如同近代开幕时的西欧那样取得霸权，而汤因比以及其他文明学者的论述不过是被用来作为这种念头的遮盖？回答应当是否定的。吉泽教授写道：目前出现的众多的日本文化论的著作或论文，“大多数都是一些自我肯定的作品，只会更多地创造出沉溺于主观虚名的自我信奉者”。对西方学者出版的一些日本文化赞美论著作，他又明确表示“实际上表明了西欧的自戒与自信相交织的复杂心情，未必宣告了日本的历史跃动”。这种认识当然是冷静、客观的。

作者的研究是想证实些什么东西呢？其一，西欧文明是一种强有力的文明类型或形态，但却不是世界文明的惟一中心或中心。近代以来的一时制霸，是西欧文明这朵奇葩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瞬间灿烂，是一种文明形态在其发展路途中的一段过程，不意味着它过去或将来曾经或还将制霸。其二，巴古比对汤因比先期文明观的批判性评价，促使汤因比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反省，于是使周边文明（卫星文明）的概念正式引入比较文明的研究领域。就如同西欧文明曾经是希腊、罗马文明的周边文明一样，处于周边文明位置的诸多文明形态，会同中心位置的大文明一道共同编织人类明天的绚丽画卷。周边文明概念为文明比较研究提供了一种十分有效的方法论武器。其三，由本书的目录来看，在展廊上展出的文明研究个案，不仅有传统意义上的欧亚大文明，而且还有非洲和伊斯兰及俄罗斯文明等等。作者以热诚而公正的学问精神对之进行了剖析。对非洲文明，作者写道：成为近代西欧文明推动力的技术革新这一物质目标，又转变成衡量此后诸文明的价值尺度，亦是将非洲贬斥为野蛮、原始、未开大陆



的结果。对于伊斯兰文明,作者借用汤因比口吻,强调了对西欧文明的起源和形成过程所起到的积极影响。对于俄罗斯文明,作者描述了作为拜占庭文明的周边文明,俄罗斯文明经于在希腊化与西欧化之间的摇摆中完成了向大文明的跃动。如果我们把作者对西欧文明、中国文明和日本文明的论述一并加以综合考察的话,那么此项研究的最终目的也就呈现在大家面前:探索一条走向各类文明的“共生之道”。这种理念同背后潜藏着霸权正当观念的文明冲突说不同,它公正而诚挚地对待由不同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制度表达出来的各类文明形态,以学者的良知和智慧认定未来世界必将是共生共荣的、与地球等大的文明形态。

要达到这个目标,其理论经路作者已经交待得十分清晰。以文明为考察历史的基本单位,在历史构造与变迁中确定比较研究的知识结构。19世纪以来的威斯特发利亚体系已处于解体之中,相互依存关系最终必然将酝酿出“地球文明”。为此,在文明的变动中确定中心文明和周边文明位置,是研究的理论前提。斯宾格勒、汤因比、巴古比、哈斯岑兹等先达的业绩是值得铭记的。而在日本,以山本新先生为代表,作者也列举出梅棹忠夫、伊东俊太郎、谷川彻三、铃木成高、秀村欣二、神川正彦、小林多加士、堤彪、神山四郎、米山俊直等学者的业绩。我想要再补充一位,便是作者本人,现任日本比较文明研究会会长吉泽五郎先生的业绩,同样亦是值得记述的。

本书的译者吴玲与陈英伟,是两位青年才俊,有很好的日语功底。吴玲在哈尔滨师大历史系任教,陈英伟在鹤岗市科技局工作,两人分担完成了译稿。译文笔调圆润流畅,表达了作者的本意。如有需要进一步精练提高之处,亦希望读者同行不吝赐教。

本书在1999年出版时,我就有先读之幸,一直想向学界和读



世界文明的展廊

Shijiewenmingdezhanlang

者推荐。现在宿愿既偿,心中畅美自不待言。特向吉林文史出版社和本书责任编辑表示由衷感谢。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 教授 周颂伦

于甲申岁末



目 录

序论 在世界史与比较文明之间

.....1

- 1 “世界史”的问题点/1
- 2 西欧中心的世界史画像/3
- 3 新世界史的坐标轴/6
- 4 世界史中的比较文明学/9

第一部分：比较文明学的现状

.....13

(一)比较文明学的构图——新的知识视野/13

- 1 文明的设定/13
- 2 比较文明的坐标/21
- 3 周边文明论的展开/28

(附论) 比较文明学的争鸣/32

(二)比较文明与历史叙述——站在“历史学”的彼岸/40

- 1 近代历史学的问题点/40
- 2 汤因比与比较文明/46



3 比较文明学的方向/55

(三)地球文明的肖像——自我变迁的过程/60

1 “世纪末”的警钟/60

2 新的世界史划分——马克尼尔与巴拉克拉夫/62

3 亚洲的历史定位/71

4 地球文明与宗教展望/78

第二部分：亚欧大陆的文明史

..... 84

(一)日本文明论——周边文明的可能性/84

1 日本文化论的现状/84

2 周边文明的概念设置/86

3 欧化与本土/90

4 日本文明的定位/96

5 地球文明与日本文明/100

(二)中国文明论——东亚文明的隆兴/107

1 对非西欧文明的期待/107

2 中国文明的抬头/109

3 日美关系与日中关系/115

4 世界史的再构筑与东亚/119

(附论)汤因比的历史观与中国文明/124

(三)伊斯兰文明论——复合社会的趋向/128

1 伊斯兰的萌动/128

2 西欧的伊斯兰观/130

3 世界史中的伊斯兰/132



4 汤因比的伊斯兰文明论/137

5 文明的网络/141

(四)非洲文明论——“未开化”概念的再探讨/152

1 非洲史的复回/152

2 非洲文明的设定/155

3 埃及文明的定位/157

4 阿拉伯与黑色人种——对立与连带/162

5 地球文明与非洲的遗产/167

第三部分：西欧文明的源流与历史景观

.....173

(一)西欧文明论——文明的欧洲/173

1 “欧洲联盟”(EU)的实践/173

2 西欧文明的诞生问题/175

3 “罗马日耳曼社会”的形成/181

4 近东的宗教——基督教/183

5 文明的转换与伊斯兰/187

6 西欧世界的文明史角度的自觉/190

(二)俄罗斯文明论——俄罗斯的“西欧问题”/198

1 “谜之国”俄罗斯/198

2 拜占庭文明的遗产/201

3 俄罗斯文明的独立/207

4 俄罗斯属于西欧吗?/210

5 俄罗斯眼中的“西欧问题”/213

6 达尼列夫斯基和汤因比/218

(三)拜占庭文明论——“文艺复兴论”的新视野/223



1 被歪曲的拜占庭史/223	
2 方法论立场——“文艺复兴论”/225	
3 拜占庭文明的挫折/234	
4 “皇帝教皇主义”的文明论意义/240	
(四)中东文明论——文明史中的犹太教/248	
1 关于犹太教的解释/248	
2 宗教与自然环境的关系/250	
3 高级宗教的诞生与文明/253	
4 通向文明的斗争与和解之路/257	
5 比较宗教学与比较文明学的对话/262	
(附论)日本的比较文明学——独创的认知风光/265	
1 比较文明学的黎明/265	
2 山本新与周边文明论/267	
3 梅棹忠夫与生态史观/271	
4 伊东俊太郎与“十二世纪文艺复兴”/277	
5 比较文明学会的轨迹/281	
后 记	285



序论 在世界史与比较文明之间

1. “世界史”的问题点

通览悠久的人类历史,在出现划时代的大危机与转换之际,经常会提及“世界史”问题。概括地说,世界史是在其感知自己的存在界限并进行彻底自我反思之时产生出来的。即文明在尝试进行真诚的自我省察与自我超越。从这一观点出发,可以认为,从人称“最早的世界史学家”、罗马时代的波里比阿开始,人们探索无数世界史现象,也曾提出一定的假说。随着历史的发展,其研究内容也逐渐得到深化和扩展。然而时至今日,仍没有形成名实相符的“完整的世界史学”。这种历史不断地提出要求与人们尝试失败的过程,体现出有别于通常历史学的“世界史”问题的重要性与困难程度。

然而,在历史上,像今天这样寻求世界史统一基准的时代是没有的。所谓统一基准,并非以往局限于某种特定地域与内容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幻想,而是以关乎人类与地球命运的现代要求为根基的。事实上,20世纪前



半叶开始的“太空时代”成为促进前世无法想象的“世界一体化”的端绪。与时俱进,当前“人类圈”的活动步伐,将伴随世界变化节奏的加快,从更加广泛的地球史、宇宙史的角度被加以观察。原苏联飞行员加加林首次实现的载人宇宙飞行(1961年)和美国的阿波罗登月壮举(1969年),或许会作为进化史上的大事件而记录在未来的“地球史年表”中。当时,从阿波罗号飞船上传递下来的首枚彩色照片,确实渲染出“只有一个地球”的一种不可替代的情绪,但是,在这一事件背后,无疑也存在着由东西冷战引起的政治性的核军备竞赛。

并且,面对月亮对面升起的蓝色行星,宇航员们的脸上也掠过“可怕的地球”的表情。这种恐地球症在今天突出表现为“地球环境问题”。作为“二十一世纪的最大课题”,应对人类“物种保存”,以及“大地母亲”面临的危机及早建立世界对策。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最大国际会议“联合国环境开发会议”(地球高峰论坛1992年),迈出了地球再生的根本性变革的第一步。

总之,当今的“世界一体化”是一切生物从“贪欲至上观”出发进行的物理式侵蚀与统一,它未必是从人类共同的内在的相互了解中产生的。由文明进步而带动的世界一体化,也是危机与不安在不经意间的扩大。人类即使征服了自然,其本身也不过是宇宙的一个小分子,将来,人类的名称也许会被刻在“生命圈”的背叛者中吧!为伟大的宇宙航行命名的古老的阿波罗神也不再是光明的使者,而成为疾病与死亡命运的象征。从这个特殊意义上说,人类史现在正处于根本的“转换时代”。换



句话说,现在我们要反省在文明发展“征途”中创造的诸多业绩与遗产,并返回到对其进步意义提出置疑的文明“归途”上来,这可以称之为逆文明说。它也是当今世界史的第二领域——“人类史回归说”出现的原因。

这种人类史上的大变动,无疑促进了既成的“感知视野”的修正与扩大。作为“近代学科”的一环而成长起来的历史学也不例外。本书试图从这一问题视角出发,首先关注现存的“文明与学科”的问题,然后尝试地进行以新的综合研究为目标的“世界史与比较文明”的对话。希望读者通过本章,解读出本书“面向世界史的赌注”的真意。

2. 西欧中心的世界史画像

以前世界史观的主流主要有,站在超历史立场的古代的“循环世界史观”和给历史以神学解释的中世的“基督教世界史观”等等。然而历史界一般认为,“世界史”是限于近代欧洲夺取世界霸权的“大航海时代”(15世纪)以后的历史。由于这种特殊现象,当今的世界史概念从一开始就是以欧洲中心和西欧主导为心轴的。事实上,近代史的特征可以说成是“世界的欧洲化”。18世纪后半期始于英国的“产业革命”促使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形成,随后不久,便将全世界纳入了这个体制当中。特别是随着19世纪“欧洲世界经济”的扩展,形成了包括非欧地域的隶属化与殖民化在内的单一的“近代格局”。

以这一“历史现实”为背景,近代启蒙思想的支柱——“欧洲世界史观”登上了历史舞台。特别是在构筑



近代基石的启蒙主义时代,在人类的“进步与发展”的理想主义基础上,诞生了从普遍性观点出发的多彩的世界史观。对“东洋世界”合理解释的尝试也成为其构成的一部分。最早发展这种启蒙主义世界史观的,是瓦尔德尔的大作《各国民众风习·精神论》(1756年)。瓦尔德尔首次从人类的理性出发自我感知统一的世界史,并从中得到其理论根基。

另外,终结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G·W·F黑格尔的《历史哲学》(1919—1920年版),展示出了在启蒙主义成果基础上的更加总括的世界史观。众所周知,世界史进程可以看做是人类的精神本质——“理性”的自我显现过程。作为历史范式,可以列举出“东洋式、希腊罗马式、日耳曼式”的世界史发展图式。这里的问题点在于,它把所谓基于理性的“自由意识”的发展,即“时间先后”置换为同民族优劣有关的“空间推移”。黑格尔的“世界史规律”中也有追认野蛮步入文明征途的倾向。其结果,使“东洋世界”仅仅成为世界史序幕上的装饰品,并长期被笼闭在暧昧的历史暗室之中。这样,便产生出以下公式:与“进步的西洋”相对的,是“停滞的亚洲”。因此可以说,前期黑格尔的观点也是把自己所属的“普鲁士国家”尊为最高阶段的强烈的“西欧中心史观”。

黑格尔世界史观的概念也成为后来欧洲世界史理论的有力指针。K·马克思的历史观和发展阶段论也在一些方面继承了黑格尔的哲学理论。马克思的“发展阶段论”是从世界史上的社会阶级和共同体形态入手,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作出的验证。即考证所有民族必然经历



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进步。其过渡过程正如著名的《经济学批判导言》(1859年)中揭示的那样,提出了“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近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发展进程。

与黑格尔抽象的思辩不同,马克思学说作为与历史密切相联的科学理论和世界史观是很重要的。而且其中蕴藏着救助受压迫的“被统治阶级”的强有力的行动意愿。然而,马克思最初的世界史观也只不过把亚洲的存在当作世界市场的原始状态。世界政治的中心舞台也被限定在近代市民阶级活跃的“西欧”,特别是德意志周边地区。所谓亚细亚的概念,也成为西欧自我意识中的“否定名词”。亚细亚地域成为论证西欧这一认识主体的添充物,最多不过处于单纯的预备阶段。因此,马克思的世界观理论仍旧难以避免“西欧中心史观”之嫌。

另外,近代历史学的鼻祖L·V·兰格在晚年撰写了未完的巨著《世界史》(1881—1888年)。兰格一直将实证性的“个别研究”作为历史学的课题备加重视,但是,他终生未忘追求普遍性的“世界史”。他的世界史根本理想在于超越一国史的界限,揭示高层次的“统一性”与“关联性”。世界史并非单纯的自然地理概念,而是一个关系的概念,是借助个案展现普遍。因此,作为一门学问的世界史,虽然实际上是极其艰难的课题,但因其旨在考究人类本质的“大历史”,所以与国民史相比有更大的价值。

从历史角度看,亚洲历史尽管存在优越性,但却独自孤立,没有构成世界史体系。相反,只有欧洲以一个难



以分割的共同体形式延续着共通的历史进程,构成了真正的世界史。于是,就形成了不包含全人类历史的“欧洲中心世界史”。这样,兰格的世界史就在时间轴上删除史前时代的同时,在空间轴上特意删除了亚洲。虽说这是受当时史学界的“统一性”的制约,但仍透视出兰格史学的局限。

以上笔者围绕历史上“世界史观”的形成,着重描述了与当今紧密相关的近代历史状况。古代文明诞生以来,以亚欧大陆为中心的世界史大潮因近代“欧洲的隆兴”而迎来了决定意义的转机。的确,按当时的眼光观察世界史的过程和结构,很容易把“日不落帝国”英国为首的欧洲拟作为世界史的中心。不断涌现的世界史画像是当时特定时代与民众自我意识的投影。产生于近代西欧的“进步与发展”思想,不再局限于某个时代而成为“永久真理”。林林总总的“世界近代史”,尽管对人类史的自身发展进行了真实而科学的探究,但仍旧落入歪曲历史真相的“欧洲世界史”的泥潭。

3.新世界史的坐标轴

下面,我们将通过研究现存的传统世界史基本问题来探求现代的“新世界史学”的成立条件。首先,作为对传统世界史的质疑,提出历史的“对象设定”问题。在“近代世界史”中,走在欧洲前面的诸多历史重心与历史变迁受到轻视。仅举一例,对于文明发祥地埃及、美索布达米亚、印度和中国等文明的形成,以及随后在人类史上起划时代作用的8世纪后期伊斯兰的扩张和13世纪蒙古